

45 苦戰膠濟

韓復榘第三路軍自濟南東撤後，總指揮部移駐濰縣。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七日，青城方面晉軍開始出動，並有一部進出廣饒。韓以來自北面的壓力過大，乃令各部次第轉移至淄河東岸布防，與晉軍隔河對峙。

七月初，在周村的張蔭梧及在泰安的傅作義分別對膠濟線及津浦線上的晉軍下達攻擊令。蔣介石命徐州行營主任賀耀祖任津浦路總指揮，赴兗州指揮馬鴻逵、夏斗寅軍反攻濟南。

膠濟線上的張蔭梧將所部王靖國第三軍布置在右翼山區；馮鵬翥第九軍布置在鐵路正面，任中路；李服膺軍布置在左翼開闢地。

韓復榘第三路軍以曹福林第二十九師任左翼；孫桐萱第二十師擔任鐵路正面，任中路；谷良

民第二十二師及吳化文手槍旅擔任右翼，三路均為韓軍一個師應對晉軍一個軍（三個師）。韓軍防線北起大王橋，南至普通店西南。中路淄河橋南端之牛山，地勢險要，配置炮兵及機關槍陣地，可居高臨下。

兩軍夾淄河對峙。

七月五日，兩軍展開激烈炮戰。六日至九日，晉軍正面馮鵬翥軍首先發起進攻；韓軍孫桐萱師奮起反擊，淄河店是交戰的主戰場。晉軍王靖國軍奮勇隊猛攻牛山，韓軍以大刀隊相向，雙方展開肉搏戰。張蔭梧命李服膺軍安錫嘏師從左側聖糧鎮迂迴到韓軍後方之賈澗村，以收分進合擊之效，但由於安師行動失誤，未能得逞。是役晉軍傷亡二千餘人，韓軍也有相當損失。

十一日，韓復榘第三路軍發起反攻，以曹福林為前敵總指揮，韓復榘亦親赴前線指揮，昔日奉軍名將李景林為盡友人之誼，也隨軍參贊戎機。至十三日，戰鬥進入白熱化，韓軍與淄河店之馮鵬翥軍、臨淄之王靖國軍、聖糧鎮之李服膺軍展開全面激戰，晉軍出動兩架飛機助戰，雙方互有進退。這是一場兵力對比異常懸殊的較量，韓軍以一對三，但打得十分頑強。

韓軍反攻結束後，與晉軍一直相持到七月底。

是時，蔣介石早已飭令駐軍煙臺的劉珍年絕對服從韓復榘的指揮，韓也曾派參議靳文溪前往聯繫，但劉始終態度曖昧，僅派一騎兵團至昌邑，一步兵旅到掖縣，權作掩護韓軍右翼。當韓軍與晉軍在淄河激戰時，劉師突然又表現積極，冒雨向掖縣集中，另有兩團一度開至高密境內，復

又折回平度，調度頻繁。韓復榘早知劉與閻錫山聯繫密切，不能不對其異動保持高度警惕，在前線兵力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從手槍旅抽調一團，回駐濰縣，對劉部戒備。

駐軍諸城的高桂滋部已投靠閻錫山，距韓軍甚近，亦不無後顧之憂。膠東大股土匪多被閻委以「別動隊」，對韓軍也是一大威脅。此時韓軍已是四面受敵，進退維谷。

高桂滋（一八九〇—一九五九），字培五，陝西省定邊縣人，陝西陸軍講武堂畢業，早期追隨陝北鎮守使井岳秀，任下級軍官，後投奔胡景翼，一九二四年北京政變後任國民二軍補充團團長。一九二五年十月，國民二軍在河南失敗，高先後投靠米振標毅軍、唐生智軍、方振武軍，北伐結束後所部縮編為獨立第十旅。中原大戰爆發前，高即投靠閻錫山，被委以第十一師師長，並於一九三〇年二月在山東莒縣武力反蔣，被陳調元軍壓迫在諸城一帶。

張蔭梧為盡快結束膠濟線戰事，又將豐玉璽、秦紹觀兩個保安縱隊，計六個保安旅調到淄河前線。

當年韓復榘指揮國民軍在晉北與晉軍鏖戰時，張蔭梧還是團長，豐玉璽已是旅長。孤山一役，張受重傷，豐被韓軍俘虜。

韓復榘眼見晉軍陸續向膠濟線增兵，乃向蔣介石飛電告急，請速派援軍自津浦線反攻濟南，以分敵勢。但當時蔣調往山東的援軍還在路上，蔣覆電空言反攻，除鼓勵敷衍之詞，無任何實質內容，令韓大失所望。

馮玉祥、閻錫山乘機交相致電韓復榘，盼其陣前倒戈，共同討蔣。韓為減輕來自膠濟線上的壓力，只得虛與委蛇。

馮玉祥派李寅春前往韓復榘處聯絡。韓請李轉告馮：蔣雖對己不好，但更不願投閻錫山。石友三如能開一旅到濟南，即與之共同南下討蔣；石本人如能到濟，自己甘願下野，將所部全交石指揮。

閻錫山派代表傅存懷常駐韓復榘部，直到韓軍反攻濟南時，傅才返回山西。一九二六年，韓復榘率國民軍攻打晉北雁門關，時任晉軍商震師第一旅旅長之傅存懷曾在饅頭山與國民軍浴血奮戰，正是不打不成交，韓與傅從此成了朋友。七月十六日，濟南商會會長馬良奉閻錫山旨意來到益都見韓，說：「閻總司令決不計前嫌，如果雙方息爭，山東商民同深感戴。」韓表示：「我很感激老先生的厚意，現在只要人家不打我，我保證也絕不去打人。請先轉告對方停止進攻，我絕對尊重民意。」^(註一) 韓對馬沒有進一步的表示，也沒有談判息兵言和的具體辦法和時間表，馬不得要領而去。

馬良（一八七五—一九四五），字子貢，河北省清苑縣人，北洋武備學堂畢業，曾參加辛亥革命，民國成立後投靠皖系，歷任混成旅長、師長，並長期擔任濟南鎮守使，皖系失敗後下野。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期，馬在濟南鎮壓學運，槍殺青年，一時受到全國輿論的強烈譴責。

（註一） 孫桐萱等：《中原大戰中的韓復榘》，《文史資料選輯》，第十六輯，第八十一頁。

韓復榘與馮玉祥、閻錫山等暗中聯絡，非但不迴避蔣伯誠，而且還主動與之協商，目的就是要通過他的管道向南京方面施壓，促使蔣軍盡早在津浦路發動反攻。

軍人出身的蔣伯誠雖然是蔣介石派來的監軍，但這次卻與韓復榘站在同一立場上。當時南京方面不少官員出於派系偏見，認定韓在山東戰場上蓄意保存實力。蔣伯誠則認為韓軍與三至五倍之晉軍周旋於魯境，已竭盡全力。韓復榘以其三個師的「實力」將晉軍十一個師牽制在膠濟線上，對正在河南戰場艱難作戰的蔣軍當是極大的支援。從這個意義說，即使韓有「保存實力」的想法，那麼韓軍的這點「實力」不但應該「保存」，而且必須「保存」！

蔣伯誠致電蔣介石，請原定二十六日津浦路反攻日期勿再延遲，電謂：「津浦路反攻一再延期，向兄處境甚難，現與馮（玉祥）、石（友三）、張（蔭梧）等暫取敷衍態度，誠度日如年。向兄意，如二十六日津浦路再不反攻，則無法支持，只好自請病假；如總攻日期不延，三路當拚死出擊，派兵由青島增援一層，亦不必實施。職視此情況，無可再緩，請仍命蔣（光鼐）、蔡（廷鍇）、李（韞珩）各師加入津浦反攻為禱。」繼而再致電蔣云：「向方兄非灰心與不鎮靜，亦非怕三路犧牲，誠以淄河陣線於津浦總攻前，萬一有失，則劉、高等部及孟昭月的別動隊，必立即發動，如此即為晉軍增兵二萬，於我全域影響甚大。現戰略既定，向方兄決固守原陣地。如津浦總攻，不問李師到否，可立即出擊。」^{（註二）}蔣伯誠一面電蔣告急，一面請韓復榘繼續與馮玉祥、

（註二） 孫桐萱等：《中原大戰中的韓復榘》，《文史資料選輯》，第十六輯，第八十二頁。

石友三周旋，電稱：「待與閻總司令妥商後再行宣布」，繼云：「俟領得本月份餉項即行發動」云云，希冀緩和晉軍攻勢。(註三)

然而，張蔭梧並未中韓復榘的緩兵之計。他依仗優勢兵力，一邊加緊正面攻擊，一邊親督輕裝部隊從北側繞攻韓部後方。與此同時，駐防壽光、廣饒的雜軍于信忱部叛變，會同晉軍，旨在截斷東去的鐵路；擔任韓軍右翼的「民團軍」也暗中通敵，將晉軍放過淄河。韓復榘回天無力，乃以守備兵力單薄，萬難招架，下令向昌樂以西撤退，並命參謀處擬就「以腹背受敵，不得不向後退」的報告，由飛機隊張隊長帶致劉峙，請其轉陳於蔣，並於六月二十八日發出下野通電。此舉又將蔣一軍。

韓軍由淄河東撤，原擬退守昌樂南北之線，無奈晉軍步步緊逼，韓軍且戰且走，以致未能在預定的陣線立足，只得退守濰河東岸。濰縣在淄河以西，韓復榘不令放棄，乃命二十師之趙心德旅死守。韓軍總司令部移駐高密。

韓復榘此時此刻頗有山窮水盡之感，於是流露出放棄鐵路沿線、轉進沂蒙山區之意。蔣伯誠遂邀集孫桐萱、曹福林、谷良民三師長共同計議，一致認為韓之去留於軍心影響甚大，當下津浦路反攻在即，援兵指日可待，此刻惟有振奮士氣，固守待援，不容絲毫動搖。於是三師長聯名通電挽留韓，並同去見韓，面陳眾意，保證在援兵到達之前死守現有陣地。韓敷衍說：「大家的意

(註三) 孫桐萱等：〈中原大戰中的韓復榘〉，《文史資料選輯》，第十六輯，第八十二頁。

見我也同意，好吧，咱們就撐撐看。」（註四）

就在韓復榘猶豫不決意之時，津浦線上的戰局終於出現轉機。

先是，傅作義與張蔭梧分道揚鑣，率晉軍南下，所部第十軍從肥城、寧陽進攻兗州；第四軍李生達部沿津浦路進攻曲阜。時馬鴻逵第十五路軍（實際只有一個師）防守曲阜、兗州；陳調元軍之施中誠警備一旅扼守濟寧，兵力十分單薄。馬呼籲援兵，急如星火。六月三十日，蔣介石從湖北調來能征慣戰之夏斗寅第十三師支援曲阜。於是，蔣、晉兩軍在曲阜、兗州、濟寧一線形成對峙之局。而此刻在膠濟線上也正是韓復榘最艱難的階段。

與此同時，在隴海前線先後發生兩次大戰：一是蔣、馮開封之戰。蔣軍突襲開封，馮軍以「口袋戰」包圍、重創蔣軍嫡系劉峙、蔣鼎文、陳誠，張治中等部及教導師，蔣介石自顧不暇，根本無力支援津浦線；二是馮軍解亳州之戰。孫殿英軍被蔣軍包圍近兩月，馮玉祥派孫連仲、孫良誠率部馳援，孫殿英軍雖然突圍成功，但由於放棄亳州，蔣解除了後顧之憂，得以抽出兩師兵力，分別開往隴海線正面和山東曹縣一帶，並調集大軍到津浦線實施反攻。

七月上旬，蔣介石決定在津浦線上發起反攻。十日，蔣軍嫡系之陳誠第十一師自隴海前線增援曲阜，與馬鴻逵軍夾擊攻城晉軍李生達部。十一日，李軍不支，向泰安方向潰退。晉軍傅作義部亦放棄攻擊兗州，退至寧陽、吳村、堯山口一線據守。蔣軍第十三師朱懷冰旅、陳誠第十一師、

（註四） 孫桐荳等：〈中原大戰中的韓復榘〉，《文史資料選輯》，第十六輯，第八十三頁。

馬鴻逵第十五路軍及施中誠旅分路追擊，於十三日到達晉軍陣地前沿，以待大軍集結。

七月十九日，晉軍傅作義、李服膺兩部反擊，與蔣軍陳誠等部在大汶口南激戰。蔣軍第十九路軍蔣光鼐、蔡廷鍔兩師亦自南方遠道而來，加入戰鬥。二十一日，晉軍不支，退至肥城一線。

七月中、下旬，蔣介石陸續從隴海前線及後方向津浦前線集中十五萬兵力，其中計有馮軼斐教導第一師、教導第三師之胡伯翰第一旅、第一師之胡宗南第一旅、楊勝治第十師及陳調元之三個山東警備旅等部。另有李韞珩一師由海運輸送至青島登陸，支援膠濟線戰事。七月下旬，劉峙到達兗州，就任津浦線總指揮，決定於三十一日在津浦線發動全線總攻擊。

韓復榘七月三十一日晚得到津浦全線反攻確切消息，並被蔣介石任命為膠濟線總指揮，李韞珩、劉珍年兩師悉歸其調遣，一俟李師到達，即配合津浦線方面向濟南反攻。劉見晉軍在津浦線上敗局已定，遂派人與韓聯絡，願聽指揮。

次日，馬鴻逵奉蔣介石命令來到高密見韓復榘，代蔣面陳懇切慰留之意。韓始釋然，願繼續留在軍中效力。

八月三日，李韞珩第十六軍在青島登陸，韓復榘派參謀余右堯往迎。在上海領到大批軍需物資的韓部參議劉熙眾亦隨李軍到達，韓軍士氣大振。

李韞珩（一八七七—一九四八），字抱冰，湖南省寧遠縣人，保定陸軍速成學堂一期步一隊畢業。李畢業後一直在湘軍任職，戰前任第五十三師師長，中原大戰爆發後任第十六軍軍長，轄

五十三師，所部武器精良，久經陣戰，堪稱三湘勁旅，隸蔣軍何成浚第三軍團，警備襄樊地區。

五日，李韞珩來到高密，與韓復榘、蔣伯誠會商反攻計畫，決定以第二十二師谷良民部為右翼，進擊濰縣以北之寒亭；以第二十九師曹福林部任中路，沿鐵路向濰縣挺進；以第五十三師李韞珩部當左翼，向濰縣以南地區進攻；以第二十師孫桐萱部及手槍旅為總預備軍，均限於六日晚以前在濰河以東原地集結待命。同時命令堅守濰縣城之第二十師趙心德旅，準備在反攻開始後相機出擊，襲擾敵軍後方；電請第二十一師劉珍年部向昌邑、壽光挺進。

部署既定，七日晨開始總攻，韓復榘親臨前線督戰。自八日起，兩軍展開激戰，韓軍兩翼進展甚速，濰縣趙旅適時出擊。十日，晉軍不支，全線潰退；韓軍當日進據濰縣，各部乘勝追擊。十二日，韓軍一線部隊已進出於桓臺、淄川之線。是日，閻錫山由太原秘密抵達濟南，召集晉軍將領開會，下令：「無論官兵，凡有後退者，一律槍斃。」

十三日，津浦線上的第十九路軍蔣光鼐、蔡廷鍹部已進至距濟南五十華里之中宮鎮。當韓復榘獲悉膠濟線上晉軍李服膺、馮鵬翥兩軍已回援濟南，其餘晉軍已由青城開始渡河北撤，乃令二十九師向西北猛追，務求殲敵於大河南岸；自率二十師晝夜兼程前進，企圖趕在十九路軍及李韞珩第十六軍之前先入濟南，但為時已晚。十五日晨，第十九路軍蔣光鼐、蔡廷鍹部率先進入濟南。張蔭梧第二路軍之李服膺、馮鵬翥兩軍及傅作義第一路軍已於十四日在濟南渡過黃河北撤，張蔭梧之王靖國軍也於晚些時候從小清河渡過黃河到達惠民。

由於蔣軍與韓軍在津浦、膠濟兩線展開反攻，閻錫山事急抱佛腳，懇求馮玉祥在隴海線發動攻勢。馮為挽救危局，以徐州為目標，兵分七路，於八月六日（次日韓軍在膠濟線發動反攻）展開聲勢浩大的「八月攻勢」。起初，馮、閻聯軍攻勢甚猛，蔣軍節節後退。不料連日大雨、黃河氾濫，平地水深數尺，馮、閻聯軍在激戰七天七夜後，終成強弩之末，與蔣軍膠著於寧陵以北、歸德以西、以迄野雞崗、內黃之線，蔣軍陣地由原來的一條直線，變成了直角。

隴海線上馮、閻聯軍「八月攻勢」受阻及津浦線上濟南的失而復得是中原大戰的轉捩點，此後蔣軍在全域上處於主動地位。

第二軍團總指揮兼津浦線總指揮劉峙十六日到濟南，與蔣光鼐、蔡廷楷、陳誠會議。十七日，第一軍團總指揮兼膠濟線總指揮韓復榘也率隨員趕到濟南，與劉峙連夜會商渡河追擊部署，議決劉珍年部由蒲臺渡河；韓復榘第三路軍由青城、濟陽間渡河；李韞珩第十六軍由濟陽、洛口間渡河；蔣光鼐第十九路軍由洛口、平陰間渡河，以上各部統歸韓復榘指揮，繼續北上，追擊晉軍。劉峙調回隴海線指揮軍事，所有山東軍政事務皆由韓復榘全權處理。

晉軍放棄濟南後，紛紛退往黃河北岸，已是七零八落，只沿河構築工事，不時隔岸炮擊。正當韓軍等部準備渡河北上之際，蔣介石於二十一日飛抵濟南，召集各部將領會議，決定韓復榘第一軍團暫不渡河，所有第十九路軍、第十六軍及第二軍團各部仍回隴海、平漢前線參加鄭州會戰；委任韓復榘為北路軍總司令，孫桐萱為濟南警備司令。蔣當日飛返柳河大本營。

從此韓復榘第一軍團與晉軍隔河對峙。晉軍損失慘重，根本無力反攻，所有殘留在長清、泰安及膠濟線上的部隊，相繼繳械投降。諸城高桂滋部乘亂突圍，韓命榮光興旅追擊。後高部自利津渡河，與榮旅隔河對峙。不久，高一部北去，一部竄回膠東。

九月五日，國民政府議決改組山東省政府，任命韓復榘、李樹春、何思源、王向榮、張鴻烈、馬鴻逵、劉珍年、張鉞、王芳亭為省政府委員，韓復榘兼省政府主席。調陳調元為安徽省政府主席。

據說蔣介石在發表韓復榘為山東省政府主席之先，曾表示躊躇，原因是蔣系人士指摘韓在中原大戰中蓄意保存實力、堅持撤退膠東、通電下野及與馮玉祥、石友三藕斷絲連等。韓復榘在西北軍的老參謀長曹浩森以蔣已有言在先，力為陳請；蔣派駐韓部的監軍蔣伯誠也為韓據理辯護，蔣始首肯。

蔣介石除抽調津浦線部隊增援隴海線外，又抽調大批生力軍加強平漢線上的何成浚方面軍，於九月上旬在隴海線及平漢線轉入全面反攻。蔣首先在平漢線上對張維璽南路軍進行猛攻，同時命徐源泉、楊虎城軍進攻鞏縣、洛陽，以切斷馮軍撤往陝、甘根據地的通道。張維璽兩翼遭受威脅，遂率南路軍退據新鄭。蔣軍在東線也分路向淮陽、周口進擊。馮玉祥為保存實力，一面命預備隊宋哲元部防守鄭州至潼關間隴海鐵路交通線，一面命南線與東線各軍向鄭州集結，以便向陝、甘撤退。

擁兵關外的張學良見閻、馮敗局已定，乃於九月十八日發出「和平息爭」之擁蔣「巧」電，並出兵入關，占據平津。

二十日，韓復榘、馬鴻逵聯名發出「號」電，謂：「復榘等酷愛和平，擁護統一，思酬夙願，誓本初衷，僅當追隨之後，靜候中央處理。」

張學良通電一發表，馮、閻兩軍頓時鬥志全無。

九月二十二日，津浦線晉軍總退卻，黃河北岸晉軍撤退至德州。韓復榘派孫桐萱部自灤口渡過黃河追擊，二十六日進至德州。晉軍全部撤出山東省境。

隴海線晉軍亦向黃河以北撤退；龐炳勳、孫殿英、劉春榮等雜軍紛紛自謀出路，隨晉軍向黃河以北撤退；第四方面軍總司令石友三通電擁護張學良之主張，率部自魯西開往豫北，撤出戰鬥。

張學良為了將悍將石友三收為己用，請得蔣介石核准，恢復石第十三路軍總指揮名義。

第十三路

總指揮 石友三

第一師

師長 孫光前

第二師

師長 米文和

第三師

師長 沈克

第四師

師長 朱啟明

教導師

師長 程希賢

騎兵旅 旅長 張德昌

炮兵三團 工兵一團 手槍一團

九月底，孫良誠指揮的兩員悍將第十一師師長吉鴻昌、第一師師長梁冠英先後投蔣，放棄陣地，讓開大路，使顧祝同率蔣軍直插鄭州以南，將張維璽之南路軍、及接應張軍之馮治安第九師（隸宋哲元第四路軍）及任應歧第十五軍（隸鄧寶珊第八方面軍），計七、八萬人在新鄭一帶全部包圍繳械。經馬福祥、張之江等勸降，張、馮、任及田金凱（隸張維璽之南路軍）等都接受了南京軍事參議院參議的名義，將部隊解除武裝，個人離職而去。宋哲元指揮之魏鳳樓第二十三師在鞏縣被楊虎城軍繳械，魏離職而去；葛運隆第四師在洛陽向徐源泉獻城投降，斷絕了馮軍西退之路。

吉鴻昌被蔣介石委任為第二十二路總指揮，所部調赴豫、鄂、皖邊境，歸豫、鄂、皖邊區綏靖督辦李鳴鐘節制；梁冠英為第二十五路總指揮，所部調赴蘇北，歸江蘇綏靖督辦張之江節制；葛運隆為新編第十六師師長，旋改任第三十三師師長，所部調赴湖北，以上幾部都被隔離開來。九月，第二師師長張印湘投蔣，附和了吉鴻昌；王修身投蔣，附和了梁冠英。第二路總指揮孫良誠一下子成了光桿司令。

十月八日，閻錫山、馮玉祥在石家莊會晤，鑑於大局已無可挽回，只得雙雙通電下野。閻聲

明將殘部交徐永昌，本人東渡日本（實際是取道天津去了大連），所部由張學良收編，留下四個軍（分別由商震、徐永昌、楊愛源、傅作義任軍長）、一個護路軍（孫楚任軍長）和一個騎兵集團（趙承綬任司令）；馮聲明將殘部交鹿鍾麟，本人去山西晉城。

至此，中原大戰以閻、馮慘敗宣告結束。

鹿鍾麟在豫北彰德總結馮軍失敗原因有三：一，馮玉祥戰前未採納其「聯蔣打閻」方略；二，解亳州之圍後，二孫（孫連仲、孫殿英）未能直取蚌埠；三，吉鴻昌在危急時刻臨陣倒戈。



軍政部陸軍署長曹浩森



晉軍第二路軍總指揮張蔭梧